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人也将社会科学分为“彼学”和“己学”两大类。彼为己用，己为彼用，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常见现象。国际关系学或曰国际政治学，包括理论、历史、现状，就是“彼学”与“己学”的结合、统一。离开二者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动，就没有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

“彼”与

“己”

主 编：
梁守德

副主编：
方连庆
潘国华
王 联

冷战后
国际关系
中的

当代世界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意大利著名社会活动家
姜·埃·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资助出版。

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 “彼”与“己”

主 编 梁守德
副主编 方连庆
潘国华
王 联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彼”与“己”/梁守德主编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1
ISBN 7-80115-507-6

I. 冷… II. 梁…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83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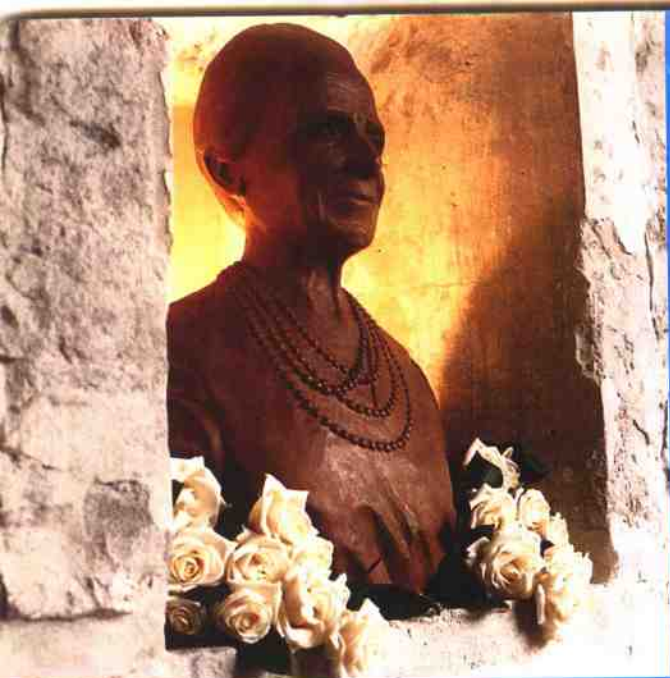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4.375
字 数：358 千字
版 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5-507-6/D·127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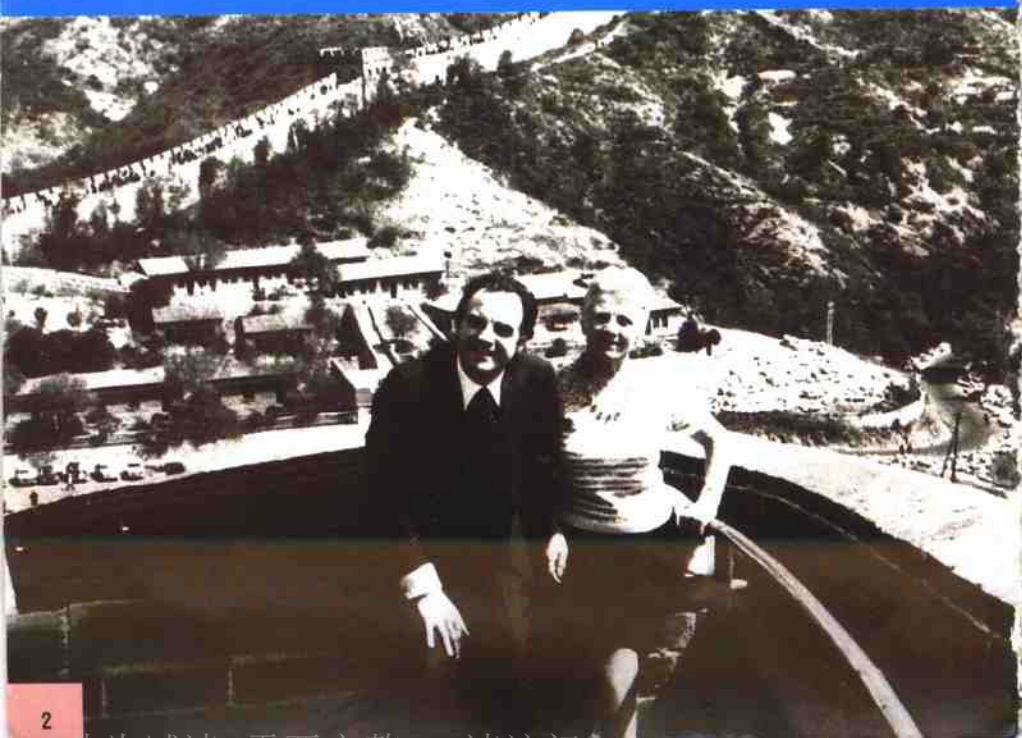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与其母
亲埃米利亚·马里内利·瓦洛里(EMILIA MARINELLI VALORI)



埃米利亚·瓦洛里的大理石雕像(现藏帕尔马的托雷圣阿拉博物馆)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与其母埃米利亚·瓦洛里(EMILIA VALORI)在中国长城上合影, 摄于1972年。



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员协会献给埃米利亚·瓦洛里的纪念树(位于萨尔索马乔雷)



耶路撒冷——献给埃米利亚·瓦洛里(EMILIA VALORI)的长眠树。摄于1998年11月15日。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
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纪念墙上留名。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
同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卡洛·阿泽利奥·钱皮在一起，接受
意大利最高荣誉勋章——劳动骑士勋章。摄于2001.6.2。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同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一起。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与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合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与摩洛哥总理兼经济、财政和
私有化大臣法萨拉·瓦拉卢在一起。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
事松浦晃一郎
授予瓦洛里该
组织大使职衔
证书。摄于
2001年3月。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与已故以色列总
理拉宾的夫人莱阿·拉宾的合影。摄于1998年。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接受蒙特利尔“协和”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摄于2001年。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接受巴塞罗那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纪念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意大利）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GIANCARLO
ELIA VALORI）的母亲埃米利亚·马里内利
·瓦洛里（EMILIA MARINELLI VALORI）
诞辰 100 周年。

序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此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的重要途径。国家关系学、或曰国际政治学，包括理论、历史、现状，就是“彼学”与“己学”的结合、统一。离开“彼学”、“己学”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动。就没有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我们这本论文集，“彼学”与“己学”的文章都有，且涉及“国情”与“世情”的关键，故冠以书名《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彼”与“己”》。

冷战后，“世情”，即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千变万化，进入新世纪，变化仍在继续，同样，各国的国情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因此，科学判断“世情”，必须正确认识国情，而科学判断国情，也必须正确认识“世情”。“两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同时加强“彼学”与“己学”的研究。当前特别要注意从“新的实际情况出发”，转换观念，说明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应当承认，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开始时间早（距今约80年），学派林立，观点五花八门，较为成熟，至今仍保持着学科的活力。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特别在“彼学”与“己学”的结合上下功夫，堪称楷模。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起步晚，正处于

开创阶段，特别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借鉴吸收美国国际政治学的优秀成果，在“彼学”与“己学”的结合上做出成绩。

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转折，经济全球化正在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日益走向统一，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识的法律规章之中。国际政治学，至少必须明确研究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国家的“定位”。无论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国际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楚谁是敌国、谁是友国？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第二，对外战略目标的“定向”是掠夺资源、击溃对方，以成败为目的，还是共存共荣，以双赢结局论英雄？第三，判断是非，确定解决国际事务的“定标”。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还是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定为准则？这是当前急需作出正确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国际政治学虽经多次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学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但其主要特色是“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以权力政治为核心，后起的学派其实也多属于“多枝型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至今仍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权力政治”，虽然包含合法与非法两部分，但以迷信武力，追求权力为特征。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总要首先定位敌国，组建集团，实行结盟，并以掠夺、占领为目标，以意识形态和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判断国际事务的标准。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这一特色，同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环境密切相联，同美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也不无关系。美国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上帝赋予的“使命感”，使美国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这些国情和文化传统是美国长期推行“权力政治”的深层

原因，美国的学派学者深受熏染，不能不打上某些烙印。

中国国际政治学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开创阶段。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旋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面目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以资本主义为辅的“一国两制”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在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线的国家。长期受这种典型的国情和深厚的文化传统熏染的中国学派和学者，又面临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时代环境，无不要求一种以“权利政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学。“权利政治”应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的最大国家特色。

权利政治，即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它涉及主权的维护、人权的保障和球权的强化，国内权力和国际利益紧密相联。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国情的演变和国际环境的发展，高超地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说：“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不仅指明了国际关系的定位与定向，也确定了权利政治的具体内容与目标。权利，国国都有，毫无例外。从权利政治出发，国际关系的国家定位，不再是首先区分敌我，而是谨慎判断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危险。霸权主义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动，属于国家行为，但不是国家的全部行为；恐怖主义是世界的公害，属于跨国跨地区行为，不能同

某一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国家间关系应该建设友好合作关系或处理好竞争对手与战略伙伴的关系，权利从来都是平等的，不分国家大小，权利政治要求共存共荣的国家关系，任何国家都不应以损害别国利益为目的，而要确立和平协商、和平发展的“共赢”原则，在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寻求国家利益的最佳切合点。权利均以法律原则为准绳，法律面前相互无特权。权利政治主张以国际法准则为判断是非和解法国际事务的标准。国际事务的正确与否，只能依据国际法。作为国家，要“依法治国”，同样，作为国际社会，也要“依法治球”，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标志，今天，判断国际是非的其他标准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转折就是机遇，转折需要转变观念。中国国际政治学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权利政治”的新视角，研究“国情”与“世情”，正确判断国际关系的“定位”、“定向”和“定标”，凸显国家特色。

现在是转变观念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1年11月

于北京蓝旗营小区

目 录

序言	梁守德 (1)
加强学术研究, 为新世纪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 ——《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彼与己》的启示 姜卡洛·埃利亚·瓦洛里 (1)	
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关系研究	梁守德 (6)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罗艳华 (9)
论全球化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	方向勤 (21)
从联合国人权会看人权斗争之现实	张植荣 (34)
朝鲜半岛局势的新变化与发展趋势	陈峰君 (45)
东亚地区合作和合作机制	张锡镇 (55)
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张学斌 (81)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合作	张小明 (96)
十字路口上的中日关系	牛 军 (109)
中国媒体上的日本和中日关系	范士明 (120)
浅析冷战后中国对日政策	梁云祥 (130)
观念与权力: 美国“修正主义”对 日观的兴衰及其启示	于铁军 (139)